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事記續編卷九

詳校官檢討

臣朱依吳

編修

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

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

臣劉人鶴

欽定四庫全書

大事記續編卷九

明 王禕 撰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則

鄉哀侯侯霸薨

以本紀修

解題曰侯霸薦前梁令閭楊楊素有譏議帝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使尚書馮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陳霸本意申釋事理

帝意稍解蘇轍曰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
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
辱鄧通議斬鼂錯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
後此風衰矣武帝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
霍光故能翊昭建宣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
忌刻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
重臣養成王氏之禍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
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

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小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誅閹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事盡矣

唐仲友曰光武不任功臣宗室亦抑外戚宦官後世權終

移於外戚宦者蓋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惟當委任大臣使百官有司各得其職宗室戚宦各安其分況王氏乃權戚而非大臣耶光武以新室抑外戚則可以此奪大臣之權則不可既不任大臣又不倚宗室託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閹捨戚宦孰得親近東漢之所以亡也

戊子詔勿受郡國異味

以本紀修

二月遣馬武屯滹沱河以

脩匈奴盧芳亡入匈奴

以本紀修

降趙王良等十一人為公

侯

以通鑑目錄修

解題曰蘇軾曰高帝既平天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呂氏之禍則

由異姓也呂氏滅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
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
則又過於異姓矣文景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
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
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
元成之世諸侯王既無足憂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
漢然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
祖上繼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

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哀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

封宗室絕國者為侯

以奔紀修

以殷紹嘉公孔安為宋公周

承休公姬常為衛公

以本紀修

省并十三國

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本紀廣平屬鉅鹿真定屬常山河間屬信都城陽屬瑯邪泗水屬廣陵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六安屬廬江廣陽屬上谷李賢以為唯有九國誤云十三今以地志考之則淄川高密膠東皆屬北海本紀云菑川屬高密衍一屬字耳又西京長沙廣陵國今皆為郡實十三國非誤也

三月辛未沛郡太守扶陽侯韓歆為大司徒

以本紀修

夏四

月吳漢還京師功臣皆增邑更封左右將軍賈復鄧禹
建威大將軍耿弇皆罷并罷左右將軍官帝方以吏事
責三公故不用功臣兵革既息文書調役簡省至十存

一焉

以本紀呂祖
謙標目修

解題曰賈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

京師乃與鄧禹並剽甲兵

廣雅云
剽削也

敦儒學帝深然之

遂罷左右將軍耿弇上大將軍印綬罷以列侯奉朝
請禹內文明篤行淳脩天下既定常欲遠形勢修整

閨門教養子孫復剛毅多大節既還私第閨門養威

重

東觀記復授
易經起大義

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

責三公功臣並不用餘見通鑑張栻曰光武不用功

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是固美矣然

用人先以一說橫於胸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

意矣高祖功臣如韓彭之徒天資皆小人在易之師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之後但當寵之

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

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
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鄧寇賈三子類皆過之與
共圖政不亦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
反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
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

甲寅冀州牧安豐侯竇融為大司空

以奔紀修

五月匈奴寇

河東

以奔紀修

不其侯伏湛卒

以列傳修

解題曰按列傳袁宏漢紀南陽太守杜詩上書曰臣

竊見大司徒伏湛經為人師行為儀表遭時兵凶秉
節持重不可推移陛下深見臧否顯以宰相徵過斥
退久而不用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李賢曰
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令則一郡乃有二人
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可以湛代夏徵勅尚書擇拜
吏日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唐仲友曰伏湛侯霸
宋弘皆中興名相也論其器業豈在蕭曹魏丙之後
而功名不及者光武之任宰相非西漢之任宰相也

秋九月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

以奉
紀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

以奉

紀修

匈奴遣使奉獻

以奉
紀修

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為褒成

侯

以奉
紀修

秋莎車鄯善遣使請置都護弗許

以紀
傳修

是歲太

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令不報

以列
傳修

解題曰蘇軾曰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

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

誅景帝復孥戮是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

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東京因而不
改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事班固不記其事乃見
於梁統傳可謂踈畧矣統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
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
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便謂
酒色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流一出此言遂獲
罪於天其子松疎皆以非命死冀卒族滅嗚乎悲夫
戒哉事見通鑑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五年春正月韓歆免自殺

以本

紀修

丁未有星孛于昴

以本紀修

汝南太守夜侯歐陽歆為大

司徒

以本紀修

二月遣吳漢等擊匈奴徙邊郡民常山關居

庸關以東

以本紀修

解題曰前漢地理志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有

關唐幽州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居庸關亦謂軍

都關

夏四月癸丑追謚兄續為齊武公仲為魯哀公丁巳封

皇子十人為公

紀以本修

六月詔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

口年紀

紀以本修

解題曰周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孟冬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蓋民數定財賦可知而國用可制此王政之先務也光武中興既不能乘時并畫其田而吏恣姦欺田不以

實自占則戶口年紀豈能得其實乎帝雖盛殺戮而不能正也回視成周上下相與之意無復髣髴可為慨然也哉事見通鑑

冬十一月歐陽歛下獄死十二月關内侯戴涉為大司

徒

以本紀修

盧芳復居高柳

以本紀修

是歲杜茂免遣馬成繕治

障塞

以本紀修傳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六年春交趾女子徵側徵貳

反

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徵側薨冷縣雒將之女

薨冷唐
峯州

嫁為

朱鳶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以法繩之故反餘

見通鑑

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以本
紀修

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郡

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以本
紀修

解題曰按列傳南郡太守劉隆坐徵下獄其儔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為庶人餘見通鑑

羣盜起冬十月聽盜自相斬除罪官吏委守逗留故縱

勿罪惟以禽獲為功蔽匿者罪之賊乃解散

以本紀通鑑目錄修

盧芳降十二月封為代王

以本紀修

行五銖錢

以本紀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七年春二月乙未晦日有食

之

以本紀修

夏四月帝幸章陵五月乙卯還宮

以本紀修

冬十月

辛巳廢皇后郭氏為中山太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解題曰列傳上令郅憚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

郭皇后廢憚言於帝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

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恕
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夫憚所居
之地與張湛同郭后之廢湛稱疾不出而憚乃謂夫
婦之好人所不敢言豈責難於君之義乎然能引高
宗吉甫之事使太子奉身而退則可謂善處父子之
間矣事見通鑑

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其餘九國公皆為王

以奉
紀修

解題曰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置傳一人相一人皆

二千石傳主導王以善禮如師不臣也相如太守有
長史如郡丞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尉主盜賊
郎中令一人僕一人皆千石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
宿衛官僕主車及馭治書比六伯石奉尚書更名大
夫比六伯石無員掌秦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
使諸國謁者比四百石冠長掌冠禮樂長主樂人衛
士長主衛士醫工長主醫藥永巷長宦者主宮中婢
使祠祀長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

太子太傅張湛稱疾免

以列傳修

甲申帝幸章陵祠舊宅鳳

凰見潁川十二月還宮

以本紀修

是歲以襄賁令祭彤為遼

東太守

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葉適曰王霸在上谷二十餘年祭彤在遼東

二十年匈奴烏桓鮮卑不能為患此任人之效也

襄賁

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

以虎賁中郎將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趾

以列傳通鑑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八年春二月蜀守將史歆反

遣吳漢等討之

紀以本修

帝幸長安三月祠陵廟幸蒲坂祠

后土

紀以本修

馬援擊徵側徵貳于浪泊大破之

宏漢紀修以列傳袁

夏四月甲戌還宮

紀以本修

帝幸河內戊子還宮

紀以本修

五月

旱

紀以本修

盧芳復入匈奴

紀以本修

秋七月吳漢平成都

紀以本修

冬十月帝幸宜城還祠章陵十二月乙丑還宮

紀以本修

是

歲罷州牧置刺史

紀本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九年春正月追尊孝宣皇帝

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

南頓君以上四世於舂陵

以奉
紀修

鮮題曰李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
次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
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
為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為
曾祖故追尊及祠之按列傳五官中郎將張純太僕
朱浮各奏言陛下興於匹庶雖實同創草而名為中
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

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
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
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
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詔
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
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尊為父可親奉祠成帝
以下有司行事別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
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

封馬援為新息侯

以通鑑列傳修

夏閏四月戊申進趙齊魯公

爵為王

以本紀通鑑修

六月戊申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

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以本紀列傳修

以騎都尉陰識為執

金吾侍中陰興為衛尉

以列傳修

解題曰後漢外戚掌兵始於此按列傳顯宗立為皇

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幸郡國識常留

鎮守京師委以禁兵顯宗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

尉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

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其封興子弟為侯餘見通鑑

秋九月帝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復田租二歲進幸淮

陽梁沛

以奉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南頓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

城縣西

西南夷反遣將軍劉尚討之

以通鑑修

復置函谷關都尉

以奉

修紀

解題曰漢都長安東則函谷南則峽關西則散關北

則蕭關所謂關中者在其中也踵秦置函谷關都尉
領兵如郡國多選豪傑貴重吏為之然史或言函谷
關都尉或言關都尉則諸關皆置都尉非特函谷也
建武九年罷關都尉至是止復置函谷關都尉故志
言罷關都尉而不書其復也或謂武帝太初四年徙
弘農都尉治武關若武關已有都尉何必復移弘農
都尉以治之是不然函谷關在弘農縣衝嶺元鼎三
年徙於新安相去三百里不應再征稅故移弘農之

稅於武關非至是而始有都尉也

修西京宮室

以奉紀修

解題曰杜篤論都賦曰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

李賢

曰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

六王邸高車廐於長安脩理東都城門

李賢曰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

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灞澇

西望昆明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觀

音麥

平樂儀建

章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關門之反拒也客有為篤言彼堦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且洛

邑淳濫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杜篤奏上論都欲令車
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思莫不眷然矜
立西望王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
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年春戊子帝還宮

以本
紀修

夏

四月戴涉下獄死

以本
紀修

竇融免

以本
紀修

五月匈奴寇上黨

天水扶風

以本
紀修

六月庚寅以廣漢太守蔡茂為大司徒

太僕武陽侯朱浮為大司空

以本
紀修

乙未徙中山王輔為

沛王

以本紀修

城門校尉郭況為大鴻臚

以列傳修

冬十月帝幸

魯東海楚沛十二月壬寅還宮

以本紀修

匈奴寇天水省

五原郡

以本紀修

馬援屯襄國

以列傳袁宏漢紀修

復濟陽縣六歲

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襄國縣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一年春劉尚平西南夷

以通

鑑修

秋鮮卑寇遼東祭彤大破之

以本紀修

冬匈奴寇上谷中

山

以本紀修

鄯善車師等十六國遣侍子請都護不許

以本紀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光武閉玉關故至和帝有都護西

指之功光武卑辭匈奴故至和帝有空朔庭之功大
抵欲速則不達美成在久也事見通鑑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帝幸

長安祠廟陵二月還宮

以本紀修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以本紀修

秋九月戊辰地震裂南陽尤甚詔勿輸田租芻藁

以本紀修

冬十月朱浮免癸丑光祿勳杜林為大司空

以本紀修

是歲青州蝗

以本紀修

匈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鞬侯

立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匈奴連年旱疫遣使求和親

以紀傳修

烏桓破匈奴匈奴北徙詔罷諸邊亭候吏卒

以本紀修

解題曰天下形勢不獨中國夷狄相為盛衰雖蠻夷種類亦自相為盛衰方匈奴盛時凡北方氊裘之國無不服從及分為南北烏桓鮮卑遂盛烏桓鮮卑盛則匈奴微矣其散處中國不過列於邊民之間於是左賢王再起自此五胡迭興以至拓跋宇文之屬更起迭作至蠕蠕突厥回紇吐蕃契丹女真莫不皆然無他一消一長天道不息之運也

置黎陽營兵

以郡國志
列傳修

解題曰應劭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兵騎千人復除甚重按黎陽魏郡縣也建武十九年單臣等據原武帝遣臧宮將北軍及營兵數千人圍之則是營之得名久矣郡國志注二十二年始遣中郎將馬援謁者分築烽候堡壁興立郡縣上乃建立三營屯田殖穀弛刑謫徒以充實之今附於罷亭候吏卒之後

龜茲鄯善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

以列傳
通鑑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三年夏五月丁卯蔡茂薨
秋八月杜林薨九月辛未陳留太守王況為大司徒

解題曰李賢曰玉音肅

冬十月丙申以太僕武始侯張純為大司空

以本
紀修

十二

月武陵蠻反遣劉尚討之戰於沅水敗歿

以本
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沅水出牂柯東北過臨沅縣至長沙

入洞庭湖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薁鞬日

逐王比款五原塞求扞北虜

以本紀修

秋七月武陵蠻寇臨

沅遣馬援等討之

以本紀修

詔申明阿附藩王法

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武帝時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阿曲附益王侯者將有重法是為舊制今更申明之

冬十月匈奴南邊八部立薁鞬日逐王比為南單于始

分南北匈奴

以呂祖謙標目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

人入寇祭彤招降之

以本紀修

鮮卑烏桓入朝貢

以本紀修

南單

于遣使奉藩稱臣擊破北匈奴

以本紀修

三月戊申晦日有

食之

以本紀修

馬援等破武陵蠻夏援卒詔收其將軍印綬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朱勃上書訟援不報時梁松竇

固等在中上問知朱勃乎曰故雲陽令也以所上章

使讀之松固驚相謂曰如是陛下不甚罪伏波也餘

見通鑑

冬十月監軍謁者宗均矯制降群蠻

以列傳修

解題曰葉適曰以均事觀之馬援但志於剪滅而已

自負鑒識而賈勇奮銳乃與臧宮馬武同不逮均矣

事見通鑑

曾阜曰范史宋均傳南陽安衆人族子意意孫俱按袁宏漢紀章和初尚書宗意上疏

建寧四年宗俱為司空則均之不得繫宋明矣范史宋均傳當是筆畫之訛爾

是歲遼西烏桓內屬居塞內復置護烏桓校尉

以列傳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減百官

俸

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漢志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斛四百石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月四十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一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

作初陵務從省約

以本紀袁宏漢紀修

遣使授南單于璽綬令入

居雲中

解題曰漢世徙羗於三輔置匈奴於雲中至晉而其患始見大抵人之慮患苟不在數百年之後者烏足以處天下事哉事見通鑑

始置護匈奴中郎將

以本紀修

秋緣邊八郡民復歸本土

以本

紀修

冬南單于徙西河

以列傳修

解題曰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別置諸部王即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子骨都侯

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
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為郡

縣偵羅

音力
賀反

耳目餘見通鑑

是歲始定禘祫之制

以志
傳修

解題曰按列傳祭祀志詔問大司空張純禘祫之禮
不施行幾年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禮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廟五
年再殷漢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

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禮又前十八年幸長安亦行

此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

王父

決疑要注曰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

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

禘之為言諦諦諦昭穆尊卑之意以夏

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

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

今八年今宜以時定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

常後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

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
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玉況薨

以本紀修

五月丁丑司徒司空去大名改大司馬為太尉以

太僕趙燾為之賜爵關內侯大司農馮勤為司徒

以本紀修

北匈奴乞和親不許

以本紀修

朗陵侯臧宮楊虛侯馬武上

書請擊匈奴不許

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張栻曰高祖天資甚高所不足者學耳雄傑

之氣不能自歛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往往赤族光武天資雖不逮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資安南定北以為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全其終始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尤非後世所能及也事見通鑑

冬魯王興齊王石始就國

以本紀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八年春正月徙魯王興為

北海王以魯益東海

以本紀修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以本紀修誅王侯賓客

解題曰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
馮衍衍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帝懲西京外
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貶黜衍由
此得罪餘見通鑑

秋八月戊寅遣諸王就國

以本紀修

以博士張佚桓榮為太

子太傅少傅

以列傳修

解題曰帝大會群臣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桓榮為少傅餘見通鑑輔導太子則陰識陰興也受顧命則陰興也傅相之任群臣

烏得而不承望上意哉大哉張佚之言乎其真得疏
廣所以告宣帝之意矣

冬北匈奴乞和親許之

以紀
傳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

食之遣使者舉冤獄庚申賜民爵鰥寡孤獨貧癯粟

以奉

紀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三十年春正月鮮卑大人內属

朝賀

以鄭樵
年譜修

二月帝東狩群臣請封禪詔却之甲子幸

魯濟南閏三月癸丑還宮

以本紀修

有星孛于紫宮

以本紀修

夏

五月大水賜民爵鰥寡孤獨貧癯粟

以本紀修

秋七月帝幸

魯復濟陽徭役冬十一月還宮

以本紀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賜民爵

鰥寡孤獨癯貧粟

以本紀修

癸酉晦日有食之

以本紀修

蝗

本紀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中元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案本紀是年改元中元又案

禮儀志四月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紀

志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
精審輒以意刪去斯為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
俱有中字殆憲章於此洪邁曰倭國傳亦云建武中
元二年來奉貢蓋當時雖別為中元猶冠以建武如
文景帝中元後元之類也而本紀直書為中元元年
殆未深考又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榘閣碑
雅州榮經縣西蜀郡治道記其末皆云建武中元二
年六月援据最明

春正月丁卯帝東狩二月幸魯辛卯封泰山甲午禪梁

父

以本
紀修

解題曰胡寅曰登封之事原本燔柴而失之者也詩
書紀狩而燔柴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為
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
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
矣記以饗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為餘事則亦傳之者
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畧不經見審

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周武成康皆
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世祖享國至是三十年四
陲無虞其心浸滿是以告功于天明示得意而不自
知其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不信六經
之言而信河圖會昌符蓋其智勇出倫而學問不足
故也事見通鑑

三月戊辰張純薨

以本
紀修

夏四月癸酉帝還宮

以本
紀修

己卯

改元復羸博梁父奉高勿出今年田租

以本
紀修

戊子

帝幸長安祠長陵五月乙丑還宮

紀以本

六月太僕馮魴

為司空

紀以本

乙未馮勤薨

紀本

京師醴泉出赤草生甘露

降郡國

紀以本

秋蝗

紀本

冬十月辛未司隸校尉李訢為司

徒

紀以本

甲申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

紀本

紀修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紀本

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

宣布圖讖於天下

紀以本

解題曰

張衡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布政頌教曰明堂大合樂射饗者曰辟雍

司歷記候節氣者曰靈臺漢官儀曰明堂四面起土作塋上作橋塋中無水去平城門二里取天子從平

城門先歷明堂乃至郊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從北門入二月九月皆於中行鄉射禮楊銜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道東明堂西靈臺漢宮閣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餘見元始四年解題 按袁

宏漢紀初議靈臺位上問議郎桓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言讖之非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太守丞又按列傳帝以尹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

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對曰臣見前人增損鄙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

此蓋以諷諫光武也

帝深非

之雖不罪而亦以此沉滯不用餘見通鑑當時議用三公議郊祀議封禪議辟雍明堂靈臺議禮議廟樂議歷議律令皆以識為據而賈逵至以識言經所以六經注疏至今猥釀而不可䟽剔皆漢儒希世之罪也

參狼羗寇武都隴西太守及郡兵破之

紀以本修

南單于比

死弟莫立

以列傳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

郊祀后土

紀以本修

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趙熹及虎

賁中郎將梁松受遺詔熹典喪禮

以紀傳修

解題曰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

海王等雜止同席熹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

卑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乃表奏謁者將

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
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光武在位三十餘年禮制不修
國有大喪呼吸安危乃蕩然無一可恃獨一趙熹仗
劍正色僅克有濟不然山陽王荆之邪謀豈待他日
而後發哉至此而後知聖賢防慮之周密也

禮儀志
大欽五

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
門陞中黃門持兵陞殿上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
位定大鴻臚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
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哭踊
如禮三公奏尚書顧命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
太后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樞

御坐請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禮雖不盡與古合亦粗有品節今光武之崩想此禮猶未及定也

唐仲友曰光武中興專

思先漢所以失故事事草弊鑒叛者九起故不大封

功臣鑒呂霍上官王氏故外戚不預政鑒新室之禍

故事歸臺閣鑒七國之變故誅諸王賓客鑒恭顯之

弊故賤宦官鑒平城之辱故禮匈奴使鑒虛耗之患

故謝西域之質鑒嫚罵之失故側席幽人鑒不用儒

故愛儒術鑒宮室之侈故從儉約鑒奢廣故約官職

併州縣鑒優游故吏事刻深規模大率如此

皇太子莊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丁卯葬光

武皇帝于原陵廟曰世祖

以本紀修

解題曰

李賢曰帝王紀原陵在臨平亭東南去洛陽十五里

孝明立世祖廟以

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也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

其中

夏四月丙辰賜民爵鰥寡孤獨篤癯粟

以本紀修

高密侯鄧

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位三公上

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予求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
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
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
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
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
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
同產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
篤廢衆人十斛其弛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

已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
為內郡人妻在已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中
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秩還贖方今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
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
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
而不撓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太尉熹告謚
南郊司徒訢奉安梓宮司空魴將校復土其封熹為

節鄉侯訴為安鄉侯鮐為楊邑侯

秋九月燒當羗寇隴西謁者張鴻討之敗歿冬十一月

復遣馬武等討之

以本紀修

解題曰王容曰今廓州寧塞本燒當燒何當煎勒姐

八種羗所居

是歲南單于莫死弟汙立

以通鑑修

大事記續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大事記續編卷十

明 王禕 撰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朝原陵如元會

儀

以本紀修

解題曰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

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

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

郎吏甸奴侍子凡九等

鐘鳴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

出西向拜升阼階拜神座退東廂侍中尚書陞者皆
在神座後公卿群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
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
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
動靜孝子盡禮敬愛之心也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
之漢官儀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臘社及四時上飲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胡寅曰送死之
禮即遠而無退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

則專精於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
知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
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禮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
于地下迎精而反主乎廟中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
儀是反易陵廟之禮以體魄為有知虛廟祔而不重
設復奉廟中之主而終祭于陵所皆違禮也明帝此
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
情情豈有既哉

夏五月高密元侯鄧禹薨

以本紀修

戊寅東海恭王彊薨

以本

紀修

秋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羌大破之募士卒戍隴右

以本

紀修

解題曰自罷車騎材官之後募士弛刑不絕書矣

八月徙山陽王荆為廣陵王遣就國

以本紀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荆以飛書與東海王彊殆類管蔡

流言罪浮於楚王英顯宗嚴於楚獄而寬於荆者以

同母異母而有私情也事見通鑑

祭彤使鮮卑擊烏桓大破之罷緣邊屯兵

以本紀修

解題曰烏桓赤山烏桓也李賢曰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衣裳佩履以行事登靈臺望雲物

以本紀通鑑修

解題曰李賢曰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

冠而梁二千石已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
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
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色玄衣纁裳周禮曰王祀昊
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三禮圖冕以
三十升布漆而為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
高後下有俛伏之形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董巴
輿服志顯宗初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脩文
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

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徐
廣車服注禮記曰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
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周禮屨人掌王赤舄青舄

三月帝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以本
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儀禮大射之禮三將祭射宮擇士以
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天子侯中一丈八尺畫以
雲氣焉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
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

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豸侯樂以采蘋三節
泰山松書曰天子皮弁素積親射大侯

令郡國行鄉飲酒禮于學

以禮儀志秦
宏漢紀修

解題曰禮儀志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李賢
曰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
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
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
化知尚賢尊長也玄冠衣皮弁服與禮異

冬十月壬子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賜五更桓榮爵關
內侯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身賜天下三老酒肉

以本

紀修

解題曰本紀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

饗

李賢曰三朝明堂辟雍靈臺也

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

初行大射今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

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

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

李賢曰升登也登堂而歌所以重人聲也新宮小雅逸篇也

八佾具脩

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賁乘詩刺彼已

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

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闕內

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

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

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餘見通鑑古人養老者將以

乞言非直為觀美而已也詩曰養老乞言以成其福

祿焉蓋可見矣惜明帝徒事一時之觀美而失古人
乞言之意反以師道自居而傳授於人後周之主亦
嘗視學以太傅子謹為三老周主辛太學謹入門周
主迎拜於門屏之間謹荅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
南向太師護升階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
馬升階正舄周主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
饌周主跪設醬親為袒割謹食畢周主親跪被爵以
飲有司徹周主乃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

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主虚心納諫以知得
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
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
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三思而言九慮而
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
下謹之周主再拜受言曾謂明帝而不知此乎

甲子帝幸長安祠廟陵十一月癸卯還宮

以本
紀修

十二月

護羌校尉竇林下獄死

以本
紀修

是歲始迎氣於五郊

本
紀

解題曰以禮識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於雒陽四方之兆各依其方中央之兆在未央祭祀志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為壇重營皆紫以象紫宮隴蜀平後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建武三十二年初營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三十三年正月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併此迎五

帝於五郊是為七郊也

少府新陽侯陰就自殺

以本紀修

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

適立

以列傳通鑑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三年春正月癸巳詔勸農桑

以本

紀修

二月甲寅趙熹李訢免丙辰左馮翊郭丹為司徒已

未南陽太守虞延為太尉

以本紀修

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

后子烜為皇太子賜民爵有差

以本紀修

圖畫中興功臣於

南宮雲臺

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事見通鑑朱黼曰范史雲臺功臣分為上下
二列各十六人經次而橫數之上自鄧禹吳漢至劉
隆下自馬成王梁至卓茂其功伐大小名次高下皆
有攸當蓋古人編寫之法如此通鑑誤以范史緯次
為縱數以二人為一列故以馬成次鄧禹王梁次吳
漢而馮異耿純反位其下輕重差紊不可不正也

五行

志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
書術籍珍玩寶器皆所藏在也

夏四月封皇子二人為王

以奉
紀修

六月丁卯有星孛于天

舡北

以本紀修

大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諫乃罷

以列傳修

八月戊辰詔改太樂曰大予樂

以本紀修

解題曰陳瓘曰光武信讖而明帝用讖改大予之官

訓于子孫可不謹乎

壬申晦日有食之

以本紀修

解題曰本紀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

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

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

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倘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列傳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

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

陽嘉中大司農劉據

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尚書令左雄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

九卿無復捶撲者

責惟尚書僕射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復上疏曰陛下畏敬鬼

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
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
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
志至於盛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
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鹿鳴之詩
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
垂聖德揆萬幾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
陰陽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

冬十月祫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以本紀修

解題曰見永平十八年顯宗解題

甲子帝從皇太后幸章陵賜荊州刺史郭賀三公之服

戊辰還宮

以本紀修

是歲大水

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四年春帝幸近城欲獵于河內

東平王蒼諫乃還

以本紀修

二月辛亥詔耕籍田

以本紀修

冬十

月乙卯郭丹馮魴免丙辰以河內尹范遷為司徒大僕

伏恭為司空

以本紀修

十二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五年春二月庚戌東平王蒼罷

歸藩

以本紀修

冬十月帝幸鄴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還宮

以本紀修

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

却之

以本紀修

是歲免城門校尉竇穆等官

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百官志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

千石每門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雒陽十二門其南

一門曰平城門

漢官秩曰平城門為宮門不置候置屯司馬

北宮門屬衛

尉其餘上西門雍門廣陽門津門小苑門開陽門中

東門上東門穀門夏門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夏

四月甲子賜公卿帛禁章奏虛譽

以本紀修

解題曰事見通鑑漢雜事曰凡群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

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冬十月帝幸魯祠東海恭王陵十二月幸陽城壬午還

宮

以本紀修

是歲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蘓立數月死單

于適之弟長立

以列傳通鑑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

崩

以本紀修

北匈奴求合市許之

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八年春正月己卯范遷薨二月

虞延為司徒衛尉趙熹行太尉事

以本紀修

初置度遼營以

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

曼栢

以本紀修

解題曰建武二十七年大司農耿國言宜置度遼將

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顯宗如其議焉又按

漢官儀建武二十二年建立三營虎牙營在長安亦

號長安營雍在扶風李賢曰曼栢今勝州銀城縣也

秋雨水

以本紀修

冬十月北宮成

以本紀修

丙子帝臨辟雍養三

老五更

以本紀修

詔死罪繫囚亡命減贖詣度遼營

以本紀修

解題曰亡命入贖始見於此按列傳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答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廷尉郭躬謂死罪亡命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衆論肅宗即下詔赦焉

帝遣使之天竺求得佛書以來

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

覺將悟群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

淨其精者號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蓋息意去欲而

歸於無為也

程顥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無義以方外

其直內者其本亦非又曰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朱熹曰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造化生生必無是理

又以為人死

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貴

行善修道以鍊精神而不已至無為而得為佛佛長

一丈六尺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

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

胡寅曰佛氏所謂外道者類能變匿身形

飛騰隱顯幻出光景怪異佛欲降伏之於是無所不學遂盡其術如黃金色日月光皆幻術之一二也

初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

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而問其道術遂傳于中

國而圖其形像焉有經數千萬以虛無為宗包羅精

粗無所不統善為宏濶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

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以為虛誕然歸于玄微

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

矍然自失餘見通鑑

按三國志後魏佛老志漢武元狩中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獲

其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及張騫使大夏還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明帝夢金人乃訪群臣傳殺始以佛對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之像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群司極言班封事示百官

以本紀修

北匈奴寇西河諸郡

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九年春三月辛丑詔死囚減罪

詣五原朔方

以本紀修

夏四月以公田賜貧人

以本紀修

令司隸

校尉刺史歲上長吏治狀尤異者

以本紀修

是歲大有

年

以本紀修

置四姓小侯學

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

殺國除

以本紀修

解題曰胡寅曰孟子沒聖學不傳帝王之興未有能

明先王之教以善天下者也設有為文具不過廣集

師弟子宮養士數千員而已至于子孫支屬則致諸
富貴之地尤不知教光武使鍾興授諸王侯春秋善
矣興之學不傳於後世不知其有益於諸王侯否歟
學經者必優游涵泳久而後成非一日之暫遽能有
功又不知諸王侯之受於興者日月何如也春秋為
誅亂臣賊子而作廣陵王楚王皆以悖逆相繼誅死
何昧於春秋也豈非師道不立之過哉事見通鑑

夏閏四月甲午帝幸南陽祠章陵舊宅十二月甲午還

宮

以本紀修

作呼庫蒲吾渠

以古今注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一年澤湖出黃金麒麟白雉

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本紀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二年春正月哀牢夷內屬置

永昌郡

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永昌在今匡州匡川縣西

夏四月遣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東至海口

以本

紀修

鮮題曰水經注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溢為滎澤
大禹塞其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
分河東南流明帝詔王景與謁者王吳築堤修堰明
年渠成帝親循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
舊制十五年東至無鹽嘉景功拜河堤謁者順帝陽
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淮口曰金堤
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水盛則通注津耗

則輟流

按漢地理志河南郡滎陽縣注卞水馮池皆
在西南有狼湯渠首受汴東南至陳入潁過

郡四行七百八十里李賢謂汴渠即荥蕩渠是也又河東郡垣縣注王屋山沇水所出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李賢謂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渡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是也陳師道汴水新渠記曰水經謂河至滎陽蕩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至浚儀其下為渦別為汴汴至蒙別為獲餘波逕于淮陽東歷蕭彭城入于泗注謂鴻溝官渡畱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絕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地里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狼湯而受汴蒙有獲水首受畱獲至彭城入泗考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滎波既豬者障而東之也周

官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汴則河南無濟矣其謂
菑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菑蕩無
出畱獲無始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
渠汭為二而滎有一焉自漢末河入于汭灌注兗豫
永平中導汭起自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
河于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
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汭大業合河索為通
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
為臭河於畿為白溝于宋為長沙於單為
石梁於徐為汭而南入於清南清故泗也

五月詔禁百姓喪葬車服過制

以本紀修

秋七月乙亥伏恭

罷大司農牟融為司空

以本紀修

是歲天下平安人無徭役

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三年春二月帝耕藉田

紀以本修

夏四月汴渠成辛巳帝循河渠遂幸上黨壬寅還宮

本以

紀修冬十月甲辰日有食之

志以五行修

楚王英謀反十一月

廢遷丹陽所連及死徙者數千人

紀以本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四年春二月甲戌虞延免自

殺

紀以本修

解題曰建武二十四年延遷洛陽令陰氏有客馬成

常為姦盜延收考之信陽侯陰就訴帝帝乃親錄囚

徒知延不私成伏誅於是外戚飲手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不然其言及事發詔書切讓遂自殺

夏四月丁巳以鉅鹿太守邢穆為司徒

以本紀修

故楚王英

自殺時治楚獄累年帝幸雒陽獄理出千餘人

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故侍御史寒朗與三府掾屬共考按楚獄心傷其冤帝召朗入問對曰臣見考囚在事者咸云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故出之不如入無後責

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跽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餘見通鑑陳瓘曰獄之所以有冤而久不決者朗之言盡之矣

五月作初陵

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五年春二月庚子帝東狩三

月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夏四月庚

子還宮

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孔子宅在今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
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嬰相圃之東北

封皇子六人為王

以本紀修

冬獵于上林苑

以本紀修

十二月以

謁者僕射耿秉為駙馬都尉顯親侯竇固為奉車都尉

屯涼州

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彤等

四道伐匈奴竇固留兵屯田伊吾盧城彤坐畏懦下獄

死

以紀傳修

解題曰竇固與耿忠率酒泉燉煌張掖甲卒及盧水

羗胡

李賢曰湟水東經臨羗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州

萬二千騎出

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羗胡萬

騎出居延塞

李賢曰居延塞在今甘肅張掖縣東北

祭彤吳棠將河東

北地西河羗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

李賢

曰高闕山名在朔方北

來苗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

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

固忠至天山

按魏王泰括地志李賢後漢注杜佑通典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

即天山又名白山雪山折羅漢山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綿亘甘伊西數州之境通典又以爲時羅漫山唐列傳吐蕃敗婁師德於素羅汗山其實一也河西舊事白山之中有好事水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

百里

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王走追至蒲類海

李賢

曰今名婆悉海在庭州蒲昌縣東南

留吏士屯伊吾盧城

李賢曰匈奴中地名明帝

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城地是李繪曰伊吾秦漢之際置屯田竇憲班超破西域始於此築城班勇爲西域長史居此地後魏後周鄯善咸居之隋始於漢城之東築城爲伊吾郡隋末

雜胡據之貞觀四年置西伊州天寶
仍為郡王容曰宜禾故城在瓜州
耿秉秦穆絕漠

六百餘里至三水樓山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山虜
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為庶人
餘見通鑑

以竇固假司馬班超為軍司馬使于賓西域皆遣子入

侍以列傳
通鑑修夏五月淮陽王謀反癸丑邢穆下獄死所連

及誅死甚衆以本
紀修

鮮題曰楚獄之濫寒朗激切馬后勸止帝為之感悟

夜起彷徨多所降宥若有徒仁悔過之機淮陽濟南之獄連坐死徙者甚衆終帝之世錮者不釋遷者不徙豈其天資之明察至是而復不能自克耶至章帝然後還徙除禁錮耳事見通鑑

戊午晦日有食之

紀本

六月丙寅以大司農王敏為司徒

以本紀修

秋七月徙淮陽王延為阜陵王食二縣

以本紀修

是歲

北匈奴寇雲中

以本紀修

濟南王康坐謀不軌削五縣

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本傳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

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
遺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
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柯隰陰東朝陽安
德西平昌五縣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本紀通
鑑皆不載歲月不可考建初元年楊終以廣陵楚淮
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今因淮陽王之徙牽連書之
按郡國志祝柯隰陰安德屬平原郡李賢曰東
朝陽在齊川臨濟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七年春二月王敏薨三月癸

丑以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

以本紀修

甘露仍降樹枝內附

芝草生殿前五色爵翔集京師西南夷白狼等百餘種

奉貢

以本紀修

班超執疏勒王兜題立故王弟忠為王

以列傳修

夏五月戊子公卿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奉觴上壽

詔太常告宗廟賜民爵

以本紀修

解題曰陳瓘曰中元有醴泉芝草甘露之瑞群臣請

付太史光武讓而不許又郡國所上抑而不當所以

訓示子孫者如此故群臣舉觴上壽帝自以虛薄不

能致此策告宗廟歸德於高祖光武雖出於德性成以學術亦由取法於前人也事見通鑑

冬十一月遣竇固耿秉等出敦煌擊西域破之於蒲類

海遂入車師復置西域都護戊辰校尉

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八年夏六月己未有星孛於

太微

以本紀修

焉耆龜茲攻殺西域都護陳睦北匈奴及車

師後王圍戊辰校尉

以本紀修

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

殿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便殿

解題曰帝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

孝章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祀

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

李賢曰續漢書五年再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四時正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棗盛酎十月嘗稻等謂之間祀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

寢側之別殿即更衣也

章帝遺詔如先帝故事和

帝不敢違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

後顯宗但為陵廟之號朱熹曰胡宏論漢文之短喪

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

詔則以為明帝固不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
群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必不以一時之亂命
壞千古之彛制況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所正者
而已耶自是更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
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
之位下同孫子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
則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孝子順孫之心
宜亦有所不安于此矣

虎賁中郎將馬廖受遺詔典門禁

解題曰踵梁松故事也

陳瓘曰郎中令掌郎衛如三署郎及公卿大夫子弟皆與

人主親昵故屬郎中令此猶有意至後漢別光祿勳為一司如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羽林虎賁中郎將羽林監在外執戟儀衛之人故以武屬光祿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謁者僕射常侍謁者居中與人主謀議故以文屬既以文屬便為一司其後不惟不屬光祿勳而已所謂諫議大夫者又別為門下省惟其地近言行所以權重至此耳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壬戌塋孝明皇帝于

顯節陵

以紀傳及袁宏漢紀修

解題曰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屠李賢曰帝王紀顯節

陵西北去洛陽三十七里

呂祖謙曰漢武漢明文物最盛當時封

泰山禪梁父登明堂立辟雍興太學大畧相似然武

帝過雖多而規模大明帝過雖少而規模狹武帝多

欲知人善任使畧識君道政如夫子言衛靈公之無

道而不喪者也明帝恃其察慧以耳目擿發自重之

士少立其朝人才遠不及武帝一時雖晏然而培養

根本欠缺多矣幸而章帝以長者繼之其病未見自

此後所謂不任大臣者其病盡見一失而為外戚再失而為宦官漢遂以亡由光武明帝任明察未嘗培養根本所以西漢之後猶有東漢東漢之後雖諸葛孔明不能強民以思漢也

冬十月以趙熹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
解題曰錄尚書事始此蓋取納于大麓之義謂其大錄萬幾之政也

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

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上新即位倫以遠郡入為三公
用清能也

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戎已校

尉耿恭

以本紀修

甲辰晦日有食之

以本紀修

十二月以馬廖為

衛尉黃門侍郎馬防為中郎將黃門侍郎馬光為越騎

校尉

以列傳修

尊孝明廟曰顯宗

以本紀修

解題曰東觀書章帝賜東平王蒼書曰先帝躬履九
德對於八政今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

為雖祀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公卿
議駁今皆并送及太尉喜等奏上尊號曰顯宗四時
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孝文
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不進與高
廟同樂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
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
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上報如王議
是歲大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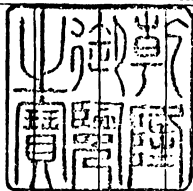
解題曰大旱穀貴肅宗召司徒鮑昱問曰將何以消
復災青對曰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
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
能盡當其罪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
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
屬蠲除禁錮死生獲所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校書郎
楊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
絕域吏民怨曠上疏曰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

考轉相牽引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轉輸煩費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戍已民懷土思怨結邊域肅宗下其章第五倫亦同議牟融鮑昱以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韋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光武絕西域不以鱗介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

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陳瓘曰楚獄雖先朝已行之事改以便民所以為繼志述事鮑昱敢言可謂忠矣章帝能聽可謂孝矣至於久役遠輸百姓愁困楊終之論正而不阿昱不論其當改與否而專謂先帝所建不宜回異是不以武王周公繼志述事望其君而頌以孟莊子之不改為大也况楚獄亦先帝所行而北征西戎獨不可改乎章帝從之其孝究矣昱之論可以少媿

詔勿收充豫徐州田租芻橐

以本
紀修



大事記續編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事記續編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檢討

臣朱依昊

編修

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

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

臣林大本

欽定四庫全書

大事記續編卷十一

明 王禕 撰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丙寅詔二十石勸

農桑有司謹選舉順時令理冤獄

以本紀修

解題曰肅宗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
率近於重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
曰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
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數詔羣僚弘崇

晏晏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勞格
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丈夫為政猶張
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
法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其後遂詔有司絕鈗鑽諸慘酷之科李賢曰鈗其炎
反鐵鉞也鑽作
喚反臍刑謂
鑽去其臍骨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
葉適曰元帝改宣帝故事章和亦鑒明帝苛察而漢
皆由此不振蓋人主之德不至而以政為寬宜其有

弛緩之弊

段彭擊車師大破之二月耿恭還詔罷戊己校尉都護

官徵班超超更還踈勒

以呂祖謙
標目錄

三月甲寅山陽東平

地震己巳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夏五月辛酉初舉

孝廉郎中補長相

以本
紀修

秋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籩田

賦民

以本
紀修

八月庚寅有星孛於天市

以本
紀修

九月哀牢夷

叛

以本
紀修

冬十一月阜陵王延謀反貶為侯

以本
紀修

南單于

及烏桓擊北匈奴大破之

以本
紀修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二年春二月辛丑詔禁奢縱僭

侈

以本紀修

甲辰罷伊吾廬屯兵

本紀

永昌越雋益州兵討哀

牢平之

以本紀通鑑修

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徙者四百

餘家

以本紀修

詔齊相省冰紈方獰穀吹綸絮

以本紀修

鮮題曰李賢曰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穀

綬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綸似絮而細

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

帝欲封諸舅太后固止之

以本紀修

六月燒當諸種羌反寇

金城漢陽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

討之

以本紀修

解題曰城門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士及諸郡積射士征西羌第五倫上疏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仁恩陛下至孝恐有纖芥難以意愛不省

餘見通鑑

北軍京師重兵西京不輕調光武罷郡國材官建武十九年減官始將北軍平原武

自此始接
踵於外矣

冬十二月戊寅有星孛於紫宮

以本
紀修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

靈臺

以本
紀修

耿恭破諸羌降之坐忤馬防尋下獄免

以呂
祖謙

修
標目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恭到隴西上言宜令車騎將軍

防屯漢陽以為威重昔竇融懷集羌胡得其驩心子

孫今樂聞竇氏前擊白山盧水聞竇固至三日而兵

合宜復奉大使又薦臨邑侯劉復明畧卓異反以微過歸國宜令復將烏桓兵由是忤於馬防防令謁者李譚奏恭不憂軍被詔怨望徵下獄免餘見通鑑陳瓘曰耿恭有功無過以忤馬防而免官第五倫謂貴戚不宜任以職事蓋慮此矣

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解題曰竇勲獄死而后其女非禮也

賜民爵孤寡癰貧粟

以本紀修

夏四月罷庖沱石臼河漕

以本

解題曰永平中理虜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

令通漕太原

西漢地理志注太原上交縣縣蔓水至常山郡蒲吾縣入虜沱河李賢曰石臼

河在今定州唐縣東後漢郡國志常山國蒲吾縣注古今注永平十年作常山虜沱蒲吾渠通漕舡水經注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

苦役連歲無成

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

拜鄧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

是以上言遂罷其役餘見通鑑

閏月班超擊姑墨大破之

以本紀修

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

為車騎將軍兼城門校尉

以本紀表宏漢紀修

有司奏遣諸王歸

國不許

以列傳修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四年春二月庚寅年融薨

以本紀修

夏四月戊子立子慶為皇太子賜民爵孤寡癰貧粟辛

卯封皇子二人為王

以本紀修

癸卯封馬廖馬防執金吾馬

光為侯五月丙辰廖等以特進就第

以列傳通鑑修

甲戌以鮑

昱為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

以本紀修

六月癸丑皇太

后馬氏崩

本紀

冬十一月壬戌詔諸儒諸生會白虎觀議

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

以本紀修

解題曰校書郎楊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餘見通鑑唐仲友曰光武講論經理明帝正坐自講章帝稱制臨決皆一律也

又曰自石渠論後專門益熾矣白虎觀在北宮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詔舉直言極諫甲申令二千石理冤獄

以本紀修

夏五月辛

亥詔直言士任外官

以本紀修

解題曰肅宗可謂有好直言之實矣事見通鑑

戊辰趙憙薨

以本紀修

冬始行月令迎氣樂

以本紀修

是歲班超

擊疏勒破之

以本紀修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六年夏六月丙辰鮑昱薨

以本紀修

辛未晦日有食之

以本紀修

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鄧彪為

太尉

以本紀修

冬十二月詔以四科辟士

以和帝本紀及漢官儀修

解題曰應劭漢官儀曰建初六年十二月詔書辟士
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
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任御
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貳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
任三輔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已後審四科辟
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務實校試以
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之也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七年夏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

為清和王立子肇為皇太子殺慶母宋貴人

以本紀修

解題曰宋楊姑馬后之外祖母也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宮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為貴人大貴人生慶為皇太子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竇勲尚東海王彊女泚陽公主長女與女弟俱以選例入見長樂宮肅宗先聞后有才色數以訊諸姬傳及見雅以為美馬太后亦異焉因入掖庭后性敏給傾心承接稱譽日

聞遂立為皇后妹為貴人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少失母為伯母舞陰長公主所養年十六與中姊俱入掖庭為貴人生子肇是為和帝竇后無子並疾忌之太后崩后與母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織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貴人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為厭勝之術日夜毀譖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六月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以為皇太子餘見通鑑宋貴人者馬后所憐愛而後有

寵於帝竇后者帝先美其才色而後見異於馬后此所以竇氏為后而宋氏不立及馬后既崩而宋氏危矣母死子廢固其勢也光武廢郭后及太子已虧夫婦父子之道及再傳而章帝遂效其所為正始之道可不謹哉

秋八月飲酎禘於高廟

以本紀修

九月甲戌帝幸偃師乙酉

幸鄴復元氏租賦三歲辛卯還宮

以本紀修

解題曰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

界皆精騎輕行無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遂覽淇園乙酉進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於三老門闌走卒賜錢各有差勞賜常山趙國吏人復元

氏租賦三歲

李賢曰偃師縣屬河南郡

冬十月癸丑帝幸長安謁廟陵十二月還宮

以本紀修螾本

修紀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八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薨

以本紀修

冬十二月甲午帝東狩戊申還宮

以本紀修

詔立古文尚書

毛詩左氏穀梁春秋講郎

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古文尚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

欲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孔安國得其書多於伏生所

傳六十篇獻之毛詩者出於魯人毛萇自謂子夏所

傳河間獻王好之穀梁者瑕邱江公受之魯申公董

仲舒善說公羊穀梁學浸微後蕭望之廷論二家同

異多從穀梁漢初張蒼賈誼張敞皆修春秋左傳誼
為訓故建武初議立左氏學博士范升以為不宜立
帝愍左氏學廢乃使賈逵叙明大義於是置弟子葉
適曰古文尚書毛詩左氏周官學者藉此以知古人
統紀源流而西京湮塞不行至東漢乃卒傳之豈杜
林鄭興陳元賈逵輩知識實能過於西京諸儒耶特
其門戶偶相承耳

下梁竦獄殺之殺皇太子母梁貴人

以列傳
通鑑修

解題曰梁竇素交結所以竇后不予宋貴人之子而子梁貴人之子及子肇既立梁氏方私自相慶而竇氏又移其所以陷宋氏者陷梁氏作為飛書置竦死地貴人姊妹亦以憂卒利之所激則深宮之女皆儀秦也吁可畏哉事見通鑑

遣馬廖馬防就國

以列傳通鑑修

虎賁中郎將竇憲奪沁水公

主田帝知之弗治

以通鑑修

解題曰太后崩後馬氏失勢廖性寬緩不能教勅子

弟子豫遂投書怨誹光奢侈好樹黨與

外戚賓客嘗坐陰氏梁氏

廢徙而馬竇傷交結黨與殆經制不立之過也

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

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

篤為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貴寵日盛憲以賤直請奪

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肅宗出過園指以問

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

過請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

怖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

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餘見通

鑑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藩王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

服同鄉亭侯肅宗時唯東平王蒼琅邪王京女為縣公主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其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

漢肅宗孝章皇帝元和元年夏詔議貢舉法

以通鑑修秋七

月丁未詔定籒令

以本紀修

八月甲子鄧彪罷大司農鄭弘

為太尉

以本紀修

癸酉改元

以本紀修

帝南狩九月辛丑幸章陵

冬十一月己丑還宮

以本紀修

十二月壬子詔除妖惡禁錮

以本
紀修

解題曰鮑昱之言帝即俞納至是十年而禁錮始除
求以銷變異於朝夕難哉事見通鑑

復鹽鐵均輸

以列
傳修

解題曰見章和二年解題

漢肅宗孝章皇帝元和二年春正月乙酉詔賜胎養穀

復其夫勿筭

以本
紀修

詔戒俗吏矯飾

以本
紀修

解題曰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蓂甲宜助萌陽以

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
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
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
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愾無華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
不煩雖未有他長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
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
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

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

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

舊令稱朕意焉

唐仲友曰帝舉孝廉寬博者詔褒劉方皆懲吏事刻深

南單于長死單于泛之子宣立

以列傳修

二月甲寅始用四

分歷

以本紀修

解題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歷稍後天朔先歷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中太僕朱浮等言歷當改未

遑考正永平五年詔令待詔楊岑署弦望月食官復
令待詔張盛京房鮑業等以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
等所中多舛六事十二年十一月詔書令盛房代岑
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盛房等未能
分明厯元綜校分度但用其弦望而已元和二年太
初失天益遠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
五度而以為牽牛中星後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
差天一日宿差五度帝召治厯編訢李梵等綜校其

狀二月甲寅下詔改行四分訃梵猶以為元首十一
月當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
七閏晦朔失實帝復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厯者衛
承李崇及訢梵等十人以為月當先小春秋經書朔
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也即先大則
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上勅天元始起之
月當小定厯數遂正

詔議增修羣祀丙辰帝東狩辛未柴告岱宗幸奉高

壬申祀五帝於明堂三月己丑幸魯唐寅祀孔子及七

十二弟子夏四月乙卯還宮庚申假於祖禰

以本紀修

秋七

月庚子詔母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以通鑑目錄修

冬南單于

與北匈奴戰於涿邪山破之詔還其所掠生口

以列傳呂祖謙

修標目

漢肅宗孝章皇帝元和三年春正月乙酉詔廩嬰兒無

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

以本紀修

丙申帝北巡三月辛卯還

宮

以本紀修

解題曰二月乙丑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夏四月丙寅鄭弘以論竇憲免尋卒

紀傳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弘敷陳竇憲勢太盛言苦切為憲不容奏弘洩漏奏事坐詰讓收印綬弘乞骸未許疾篤上書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

惡憲何術以迷主上臣雖命在移晷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餘見通鑑呂祖謙曰章帝號為賢君然其失不減得竇憲奪公主園田蓋驕縱之漸帝僅責之而不能正其罪其後憲譖鄭弘免其三公帝省弘奏雖溫詞慰藉而終不能去憲若每事如此與元帝相去亦何遠哉

以大司農宋由為太尉

以紀傳修

五月丙子第五倫免太僕

袁安為司空

以本紀修

解題曰呂祖謙曰倫本嚴毅之資及居位反深厭刻
薄崇尚寬大緣人主本原寬厚人臣亦從而寬厚唱
和之理也又曰章帝慈祥豈弟屈已下賢一時名士
多立其朝如袁安之徒尚能於和帝之初正色折姦
臣立紀綱皆帝招賢者以遺後之人也

秋八月乙丑帝幸安邑觀鹽池九月還宮

以本紀修

冬燒當

羌迷吾寇隴西

以本紀修

西域長史班超擊斬疏勒王

以本紀修

以前廷尉正郭躬為廷尉

以列傳修

解題曰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官決獄斷刑多
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
施行陳瓘曰章帝得郭躬而成其長者之政

漢肅宗孝章皇帝章和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詔曰是因瑞以章顯先德之
和故改元

春正月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以列傳
通鑑修

三月護羌校尉傅

育擊羌敗歿

以本
紀修

夏六月桓虞免袁安為司徒光祿勳

任隗為司空

以本紀表
宏漢紀修

秋七月鮮卑擊斬北匈奴單于

以本紀修

燒當羗迷吾寇金城護羗校尉張紆斬之其子迷

唐復叛

以本紀修

壬戌改元養老賜高年布帛

以本紀修

八月癸

酉帝南狩

以本紀修

乙未晦日有食之九月復封阜陵侯延

為王

以本紀修

冬十月丙子還宮

以本紀修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

降

以本紀修

曹褒奏所撰制度

以本紀修

解題曰顯宗即位博士曹充言漢再受命禮樂崩闕

下詔改太樂官曰大予樂褒少傳充業常感朝廷制

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專思會肅宗欲制禮
樂褒乃上疏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一代
大典非褒所定不可作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治拜
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
招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
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召褒詣嘉德門
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
此制散畧多不合經

帝知叔孫通之禮不合經其言
大矣而不知識緯之尤不經何

也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按洛陽宮殿名南宮

有東觀陸機洛陽記在南宮高閣十二門介於承風觀光武定都實於南宮其後又建前殿而北宮乃永

平所起今東觀在南宮豈經始於建武歟褒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

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

度百五十篇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

有司平奏胡寅曰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

述禮樂之制蓋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

立一成不變之制夏商周皆不免於損益其不可一

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
史有司之所能與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不能本人
情而約之以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或
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
褒蓋亦深見叔孫通之義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
而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
乎不大違戾身當重任決以獨見才數月間遽成百
五十篇又雜以識記之文其不純乎古禮甚矣

和帝
即位

衰乃作為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唐仲友曰一代之興合有一代之禮樂與其闕而不制寧其制而未盡善褒習識緯固為未善然不可因噎廢食也酺敏之言亦豈為此之故哉不過習於專門不容一家制作而已

是歲班超擊莎車大破之

以本紀修

解題曰呂祖謙曰章帝慈祥長者非好大喜功之君而所行之事與武帝相去無幾此慈祥之過也班超窮兵西域以慈祥不能奪超之議傅育張紆擾動羌胡亦慈祥不斷之所致君德以剛為主若剛德有虧

雖有慈祥之意不過能謹其小而未免失之於大事
見通鑑

大事記續編卷十一